



从

珍珠港到诺曼底

〔美〕约翰·S·D艾森豪威尔著

解放军出版社

511
F 82-
487

从珍珠港到诺曼底

[美]约翰·S·D·艾森豪威尔 著

张明学 王长福 滕学振 刘钢 译
王玉花 黄开泰 于永安 秦志高

秦志高 张明学 审校

解放军出版社

ALLIES:

Pearl Harbor to D-Day

John S.D. Eisenhower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82

从珍珠港到诺曼底

[美]约翰·S·D·艾森豪威尔 著

张明学 王长福 等译

秦志高 张明学 审校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25印张 386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

ISBN 7-5065-0298-4/K·33

定价：3.75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珍珠港事件到诺曼底登陆这段历史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盟国上层领导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及其将军们缜密制定反法西斯总战略和筹划各重大战役行动的内幕，披露了他们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发生的矛盾，再现了当时东南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场景，刻画了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和巴顿等名将的指挥风格和作战艺术。本书作者是当时的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全书资料丰富，有权威性，文笔流畅，值得一读。

译 者 说 明

本书原名《盟国：从珍珠港到D日》，是约翰·S·D·艾森豪威尔根据其父亲、驻北非和地中海盟国远征军总司令、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一篇手稿，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量史料，撰写而成的。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珍珠港事件到诺曼底登陆这段历史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盟国上层领导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史汀生、马歇尔、布鲁克、迪尔和艾森豪威尔等缜密制定反德、意、日法西斯总战略和筹划各重大战役行动的内幕，披露了他们之间为了各自的民族利益而发生的矛盾，再现了当时东南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场景，刻画了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和巴顿等名将的指挥风格和作战艺术。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重要史记，值得一读。

作者约翰·S·D·艾森豪威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任西点军校教官和美驻比利时大使，是其父亲的一些重要著作的编辑、撰稿者和研究员，现为退休准将。他的主要著作还有《苦寒的丛林》和《突出部战役》等。

为便于阅读，根据内容，各章的标题进行了改编，原注释、插图和照片有所删减。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日本偷袭珍珠港	(1)
第二章	漂浮的唐宁街十号	(12)
第三章	“世外桃源”会议	(23)
第四章	英美节节败退	(48)
第五章	马歇尔出访伦敦	(67)
第六章	渡海作战 举棋不定	(82)
第七章	再三决策 进攻北非	(103)
第八章	莫斯科之行	(127)
第九章	谋划“火炬”行动	(140)
第十章	阿拉姆哈勒法战役	(173)
第十一章	远征北非	(198)
第十二章	达尔朗之死	(216)
第十三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249)
第十四章	戴一吉携手合作	(281)
第十五章	丘吉尔密访土耳其	(298)
第十六章	突尼斯战役	(319)
第十七章	阿尔及尔会议	(348)
第十八章	戴高乐接管流亡政府	(373)
第十九章	墨索里尼倒台	(385)
第二十章	意大利投降	(413)

第二十一章	莫斯科外长会议	(448)
第二十二章	开罗会议	(468)
第二十三章	德黑兰会议	(491)
第二十四章	“霸王”行动的组织	(517)
第二十五章	调兵遣将 准备登陆	(549)
第二十六章	出发前的忧虑	(565)

第一章 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7日傍晚，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在契克斯大宴宾客。契克斯是丘吉尔的一所宁静的乡间官邸，位于伦敦西北郊，距伦敦约一小时汽车路程。丘吉尔每个周末必到这里，几乎已经成了习惯。乡间环境本来使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休息，但首相熬夜的习惯却抵消了他的部分休养效果。在星期日晚宴上，丘吉尔显得很疲劳。

这种疲劳不是近来的不利消息引起的。事实上，时局的发展总的来说还是有利的。英军第8集团军与德国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装甲部队，正在利比亚的托布鲁克附近鏖战。据报道，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损失惨重。就在前一天，美国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还宣称，美国海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海军都强大”。他在年度报告中指出，本年度投入服役的新舰只有323艘，飞机2000多架。现在，美国已将其海军纳入战时编制。诺克斯公开宣称，国际局势要求美国尽快武装起来。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处于和平环境的国家要员讲出这样的话，在丘吉尔听来，是十分振奋的。

当天，从苏军前线传来的消息最鼓舞人心，纳粹德国对莫斯科的攻势已陷入僵局。星期六伦敦《泰晤士报》和当天上午的《纽约时报》都发表了同样的消息。《纽约时报》的赫然大字标题是：“纳粹德军在莫斯科战场的两个突出部

乱作一团仓皇溃退”。莫斯科大雪纷飞，气温降到摄氏零下许多度。苏军正在莫斯科以北沿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一线进行反攻。在其他战线上，胜利的消息同样在接连不断地传来。在塔甘罗格，苏军右翼已经推进到亚速海北岸，一支相当规模的德军被包围。苏军谢苗·铁木辛哥元帅的部队以哥萨克骑兵和装甲兵为先锋，正在向西部边陲重镇马里乌波尔推进。另一支部队挥戈向南，插入塔甘罗格背后。战报说，铁木辛哥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海边。

但是，一切好消息都被眼前的美——日危机淹没了。自日本在大约十年前入侵中国以来，美日关系就开始恶化了。美国从1939年开始试图对日本扩张主义实施经济制裁之后，这种紧张关系更是有增无减。早在7月间，日军强占法属印度支那和拒绝罗斯福关于对该地区实行“中立化”的建议之后，美国政府就冻结了日本人在美国银行中的资产。如今，6个月过去了，日本陈兵泰国边境，很可能企图入侵另一个中立国家。

罗斯福早就通过外交途径致函日本政府，要求他们保证不入侵泰国。日本人闪烁其词，只是重申他们希望避免同美国开战。野村吉三郎和栗须三郎两名日本使节愿留在华盛顿，他们表面上是在拟订一个妥协方案。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这两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罗斯福总统破例向裕仁天皇递交了一份私人呼吁书。美国人想搞清日本的企图收效甚微。

丘吉尔晚宴的来宾包括他官场中的成员、他的儿媳妇帕梅拉和3个美国人：美国大使约翰·G·怀南特、美国驻伦敦的租借法“特派员”W·艾夫里尔·哈里曼及其女儿

凯恩林。主客情趣相投，融融然欢聚一堂，丘吉尔感到不必故作款待应酬之举。整个宴会期间，他很少说话。

晚上九点一过，便是丘吉尔收听新闻广播的时间，他象举行宗教仪式一样不容干扰。他把放在餐桌上的便携式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不一会儿，关于英军与轴心国部队在利比亚进行坦克战的细节报道停止了，接着，播音员播送了一则简讯：

刚收到的消息说，日本飞机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这次事件是罗斯福总统在一条简短的声明中宣布的。夏威夷主岛瓦胡岛上的海军及其他军事目标也遭到袭击。更多的详情尚未获悉。

这伙人正围在餐桌旁聚精会神地收听这条出人意料的消息时，海军部来的电话证实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丘吉尔在怀南特的协助下，立即给罗斯福总统挂了电话。总统只是证实了消息属实，但他不能在电话里细述详情。次日早上，总统决定去国会，要求对日宣战。丘吉尔重申了他在一个月以前作的“在一小时内”发表声明的许诺。英国政府将发表声明，并通知下院。当晚下半夜，丘吉尔获悉日军已在马来半岛登陆。

这个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从本质上说，这是丘吉尔个人的一大胜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还相当年轻（41岁），就当了英国海军大臣，在内阁中的地位相当于美国海军部长。由于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土

耳其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丘吉尔受到指责，不得不辞职。后来他又到伊普雷当步兵中校，在前线服役了一个短时期。后来，他被召回国内，在劳埃德·乔治内阁中担任不起眼的职务；战后，他一直任财政大臣。当保守党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在1929年5月的选举中被社会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取代时，丘吉尔仍然是保守党“影子内阁”的成员。

一旦丢官，任何事便不用直接负责。无论如何，在该党应当对英帝国承担什么义务、起多大作用的问题上，他开始同保守党领袖分道扬镳了。丘吉尔认为，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保守党应当“在帝国和民族的一切问题上，强烈反对工党政府，使自己在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领导下，与英国最高王权保持一致……”鲍德温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引经据典地说：“时代变了”。当有人提出印度问题时，鲍德温和其他保守党人提倡在印度实行自由化。伦敦会议（圣雄甘地是会议的中心人物）之后，丘吉尔心中十分不快，辞去了在“影子内阁”中的职务，处于半退休状态（尚保留议员一职）。他靠写作维持生计，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十年。

在三十年代，温斯顿·丘吉尔作为议员，大声疾呼增强军事实力，砥砺国民意志。希特勒在1933年攫取德国政权之后，丘吉尔就惊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德国人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接着于1936年和1938年分别强占了莱茵兰和奥地利，继而（分两个阶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他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反对西方对希特勒采取绥靖主义态度，特别反对1938年9月举行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谈。在此期间，虽然他不可能对政府

的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他却把自己同英国的强权势力与制止希特勒侵略扩张的意志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1939年9月初，丘吉尔被召回担任公职。由于英国已处于战时状态，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再次任命他为海军大臣（当他重新进入他的办公室时，室内几乎毫无变化）。这时，他得到张伯伦的许诺，接受了罗斯福总统的邀请，前往协商“海军事宜”。

在签署慕尼黑协定期间，张伯伦的和平政策曾推行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这一政策已经失败，英国民众还是希望他继续担任战时领袖。然而，当希特勒在1940年4月入侵丹麦和挪威时，他们总算吸取了足够的教训。这些年来，英国民众一直在大声疾呼。现在，这种呼声更高了，于是，温斯顿·丘吉尔当了首相。

丘吉尔根本不是假谦虚的受害者。他在1940年5月就任首相时，曾发表过如下感想：

根据我长期的政治经验，我在大多数政府部门任过公职，但是……我现在肩负的重任是我最乐于接受的职责。若是为了凌驾于自己的同胞之上，或为个人的虚荣增添光彩，权力确实是一件卑鄙的东西。但在民族危亡之际，当一个人确信他知道自已应承担什么样的使命时，获取权力却是一件幸事。

丘吉尔不允许自己耗费时间去接受人们的祝贺。就在他走马上任的当天，希特勒德国对法国发动了闪电攻势；因此，他被赋予的任务实在不值得别人羡慕：指挥英国远

征军从敦刻尔克撤退。在1940年6月17日法国投降的当天夜里，他发表了一篇广播讲话，目的在于鼓舞英国和整个自由世界民众的士气：

我为英勇的法国人民陷入这场可怕的灾难而深感悲痛。无论发生什么事也改变不了我们对他们的同情……我们将捍卫我们的岛国和家园，我们将同英帝国一道，不屈不挠地继续战斗，直到希特勒这个祸根从人类的头脑中被彻底拔掉为止。

同一天上午，丘吉尔安排了鲜为人知的法军准将夏尔·戴高乐的逃亡事宜。因为戴高乐是一位直言不讳、自鸣得意的反纳粹人物，在公众心目中颇有影响。他若被捕，就会有生命危险。丘吉尔深知，戴高乐是法国的象征。因此，他务必要让戴高乐乘英国飞机出逃。丘吉尔后来写道：“戴高乐带去了……法国的荣誉。”

虽然丘吉尔的勇气和雄才大略使他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但他的行动却并不那么高尚和理想。1940年7月3日，即法国陷落才两周，他就采取了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个步骤。他把英国海军分舰队派往米尔斯克比尔（奥兰港）、亚历山大、达喀尔和阿尔及尔港，攻击从法国逃往北非的法国海军舰队，致使许多法国人丧生。在奥兰港，3艘法国战列舰被击沉，1艘在亚历山大被击毁，2艘在朴次茅斯被俘获，还有1艘在达喀尔丧失了战斗力。许多小舰只沉没。只有1艘“施特拉斯堡”号巡洋舰逃往土伦，幸存的法军舰队在那里受到了保护。丘吉尔就是这样同情他的

法国朋友，他认为这是一次必要的行动。他暂时得到了个别人的赞扬，但尔后得向法国人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那时起，丘吉尔惨淡经营了19个月。他的演说和领导作用也许能使英国苟延残喘，但不能给公众展示胜利的前景。罗斯福确实增加了美援，甚至冒着被卷入战争的危险，但美国人并没有准备流血。他们也许永远不作这样的准备。在他们作出这样的准备之前，英国将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最终的结局如何，人们还只能拭目以待。

倒霉的事终于降临。1941年3月，希特勒通过巴尔干半岛进入希腊。5月间，他用空降突袭方式，武装占领了克里特岛。意大利部队从利比亚入侵埃及。

仅在北非，一连串的拉锯战和追击战就把英国人搞得连连败退。韦维尔率领下的英军曾一度长途奔袭500英里，越过昔兰尼加，直达奥格伊拉，结果却打得大败而归，被赶回埃及边境。当时是1941年12月，战线已经延伸到利比亚。北非虽是次要战场，英国在那里的军事态势也十分吃紧。

由于希特勒在1941年6月向东线发动了进攻（“巴巴罗萨”作战计划），盟国未来的前景出现了一线光明。即使这样，如果美国不参战，俄国的力量仍然不能保证盟国的生存。难怪乎丘吉尔在1941年12月7日晚上，“打心眼里感到欣慰，作为被拯救者睡了一个好觉。”

罗斯福总统获悉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正在椭圆形书房^①里同他的朋友和心腹哈里·霍普金斯用便餐。下午1

① 这里指的是位于白宫二楼“兰屋”上面的椭圆形屋子。现在通称的“椭圆形办公室”是西奥多·罗斯福仿造的，位于西侧。为便于区别，本书把主楼里的这间屋子称为“椭圆形书房”或“书房”。

点40分，海军部长诺克斯打来电话，报告驻夏威夷海军司令官赫斯本德·金梅尔少将来电说，所有海军站正遭受空袭。并强调说，这决不是演习。罗斯福气喘吁吁地说，“啊，不可能！”但他还是倾向于相信此事，因为他料想日本人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实际上，他早已准备对付日本人的进攻，就在头一天晚上截获一份日本情报时，他曾简洁地指示“这意味着战争。”只是日本人在太平洋上冒险东进的放肆行为，确实使他吃惊不已；所有美国人都以为菲律宾或东南亚会成为日本进攻的目标。

丘吉尔收到这条消息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给罗斯福打电话，但关于美军受挫的情报并不真实。罗斯福知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正等着在下午两点召见野村和栗须。因而罗斯福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告诉赫尔。当这两位使节在20分钟之后来到时，赫尔已经得到日军偷袭的消息，并看过了野村带来的文件的全文。为了隐瞒美国已经破译日军密码的事实，赫尔仍然不得不煞有介事地看完这份文件。然后，他愤怒地瞪着野村说：

我从事公职生涯50年，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文件……满纸无耻的谎言和被歪曲的事实……直至今天，我真想不到在这颗星球上竟有这样一个政府，敢于如此大肆散布谎言。

野村嘴里咕哝了一下，赫尔挥手让他走开，并朝门口点了点头。两个日本人心绪不宁，他们被自己的政府骗了，只得低着头走了出去。

下午2点28分，即诺克斯第一次打电话48分钟之后，罗斯福收到的消息证实珍珠港遭到了袭击。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贝蒂)·斯塔克上将打电话报告说，美国海军伤亡惨重。于是，总统下令执行原先已向陆军和海军发布的命令。2分钟后，他打电话给他的新闻秘书史蒂夫·厄尔利，并口授了一份新闻公报。半小时后，他又发布另一份公报。

下午3时，罗斯福的高级官员齐集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除赫尔和霍普金斯外，还有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74岁，1929—1933年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曾是1936年阿尔夫·兰登的副总统竞选对手)。这两个人都是共和党人。军方人士有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瘦高个子、沉默寡言，后来丘吉尔把“胜利缔造者”的桂冠授予他)和态度随和的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

会议不象人们预料的那么紧张。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来，人们头脑中一直酝酿着战争可能降临的想法。这帮人已经意识到最近局势发展的严重性，却还无从知道舰队蒙受损失的情况。起初，他们似乎感到裕仁天皇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他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参战的理由。美国的主要敌人是德国，而不是日本。然而，对于未来斗争的严重性和长期性，谁也不抱任何幻想。

会议期间，电报继续象雪片似地飞来，每一份电报都比前一份更令人心惊胆战。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发现，当她把海军部送来的速记电报译出来时，陆海军将领们几乎把整个身子都俯在她的肩上了。在传阅电报的时候，赫尔回顾了他会见日本人的情况。会议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接到丘吉尔的电话。时机正好，因为直到此时，罗斯福才肯定了报告的真实性，才能向丘吉尔证实此事。“如今我们该同舟共济了。”

按照预先准备的应急计划，立即采取行动。譬如，保护日本公民和日本大使馆是当务之急。马歇尔急于向驻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发电报，要求他的部队进入警戒状态。陆军部、海军部和白宫都必须加强警卫。最后，总统口授了定于次日呈交国会文件的大意。

象以往一样，哈里·霍普金斯总是胸有成竹，知道总统必须做的事。他建议罗斯福在当天晚上举行两个会议。第一，他必须接见内阁成员（罗斯福在晚上8点半召集了内阁会议）。由于决定宣战的是国会而不是总统，所以，他必须召集另一个会议，通知参众两院领袖。与会人员不能太多，众议院议员汉米尔顿·费歇不能参加，因为罗斯福不让他进入白宫。被邀请人名单的截止点应定在费歇的名字之前^①。费歇作为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少数党成员，不仅在年初就反对援助英国的租借法，而且反对1936年中立法的任何修正案。费歇反对罗斯福的态度如此坚决，以致即使在危机时期，罗斯福也不能原谅他。

下午5点正，罗斯福把格雷斯·塔利召来，告诉她第二天讲话的内容。赫尔带来了国务院起草的讲话稿，这份讲稿看起来象一份律师辩护词。罗斯福坚持用自己的讲稿，

① 与会成员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参议员艾尔本·巴克利（多数党领袖）、查尔斯·麦克纳里（少数党领袖）、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和海勒姆·约翰逊、军事委员会的沃伦·奥斯汀、发言人萨姆·雷伯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索尔·布卢姆和众议员查尔斯·伊顿、众议员多数党代领袖杰尔·库珀。